



108年教育部

閩客語文學獎

►用本土語言尋找文學的能源



閩南語 ► 散文 ► 學生組

連翊翔 先生

得獎作品 /

冷水



【得獎感言】

L'unique moyen d'arriver à l'harmonie des intérêts, c'est la société sans exploiteurs, sans gouvernants. (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, 1887)

Sàn-bûn sī tshiong-buán ap-lik, tsū-ngóo thán-sîng ê su-siá kuè-thîng. Siūnn-beh kóng--ê lóng tī sàn-bûn lâi-té--ah, bô siūnn-beh kóng--ê mā tshàng tī jī-kù tiong-kan. Guá ê uē-kù pīng-bô siánn-mih uí-tāi ê khé-sī, kan-na ū--ê sī guá bô-liâu ê su-jîn kám-tsîng niā-niā.

Tài-uân-uē tō-sī guá ê sing-uáh. M̄-sī ē-tàng pōng-tāng bé-bē ê tsu-pó, mā m̄-sī Tng-kok àh-sī siánn-mih kok ê bí-lē lîk-sú, kîng-ka m̄-sī hi-bû-phiau-biáu ê tsū-iû jîn-khuân. Tài-uân-uē tiōh-ài sī guá ê sing-uáh.

冷水

你敢有淋過用冷水沖的Arabica咖啡？淋用冷水沖的Arabica咖啡，挂開始會感覺著各樣的酸味，然後疲乏的味覺會漸漸仔揣無酸味的線索，規杯咖啡就變成有色的水，Arabica的甜味恰芳味消失佇冷水的溫度內底。這是我挂仔開始泡咖啡的代誌，彼陣的我猶閣毋知咖啡需要按怎的溫度抑是時間才會引出伊的好味，彼杯咖啡是我彼時淋過上歹淋的咖啡。後來，較了解咖啡以後，我煞恰意著做法簡單的冰激咖啡，嘛是用冷水做的，毋過時間會摸長，就若伊的名全款，愛用激的。

幾個月前，我去一間佇Los Angeles的大學訪問。到Los Angeles的頭幾工，飛行機頂十幾點鐘的時差予我到下晡的時陣非常的愛睏，若是真正共睏落去，半睏仔就會精神過來，而且感覺誠忝頭，彼工下晡的時陣會閣愛睏，共所有的狀況重來一改。我聽人講，欲解決這個循環，干焦會使想辦法擋過下晡才睏，照California的日頭做穡幾工。發現這個情形以後，我試了誠濟改攏無法度干焦靠家己的意志擋過九點才睏。彼時，我想著的辦法就是淋咖啡提神，料想講應該會使加擋三、四點鐘才睏，這個想法煞予我重新熟似咖啡。

才含一喙彼杯咖啡，我的頭殼規个都攏疼起來矣。彼是歹淋過冷水沖的Arabica的咖啡，有誠嚴重的水道水味。咖啡無共水道水味壓過去，顛倒恰伊合作，形成一種特殊的歹味。無共吞落去，我隨走去水槽共咖啡呷掉，呷掉以後，規身軀誓軟，欲暗的時，勉強共物件整理予好就倒去眠床頂睏矣。淋咖啡調時差的想法自按呢失敗去矣。

隔工精神，我想起昨昏咖啡的代誌。共水道頭撥開直接用杯仔斟水來淋的情形，我會記得佇米國的電視劇有看過。到Los Angeles的頭幾工，我攏是按呢淋水的。昨昏的咖啡就是用水道水直接來激的。佇這個時間點，我雄雄感覺彼个已經淋幾若工的水的彼个味是我無法度接受的，我就去查米國水道水的分區檢驗報告。查了，我才發現我稅厝的彼个城市，水道水其實有誠濟問題，尤其是水內底有過量的致癌物質，其實無建議直接共淋，我共畚來激咖啡明顯嘛無適合。

California的海上有冷水洋流經過，佇海岸的城市形成溫帶地中海的氣候，氣溫涼爽、焦燥少雨。我非常恰意肉質植物，我知影按呢的氣候上適合種肉質植物矣。頭一工到Los Angeles看著稅的厝，我就誠恰意彼个城市予我的感覺，路邊四界攏是肉質植物，大部分的厝攏有誠嬌的花園。Los Angeles按呢的城市景緻不免予恰意園藝的我小可欣羨。阮兜佇厝

尾頂嘛種了缺少的植物，毋過種佇盆仔的植物是無法度恰種佇土地的植物相比的。種佇土地的植物健康闊大樣，毋免按怎去共顧，伊就發了誠嬌矣。

我佇Los Angeles訪問的時間無講蓋長，佇遐買交通工具袂和，所以講若無公車的所在，我就只好行路過去。毋過佇遐行路就敢若咧逛花市，雖然有較忝，但是袂無聊。去大部分所在的路途頂攏有百百種的植物，毋免行過幾改我就會記得路矣，共路記起來的方式就是利用花、刺球恰樹仔記佗位愛幹。我後來換方法調時差，佇欲暗的時陣出門去較遠的超市買物件，就攏是用這步揣著路轉去的。

對稅厝的所在行去上近的超市愛行二十分鐘左右，彼間超市恰通常的超市無相仝，伊是一間割店，有非常俗的割價，毋過包裝攏較大包。為著欲省錢，我定定佇店內想規半晷，確定我敢用會了彼寡物件。共消蝕的情形按算了，繼落來就歡喜闊艱苦的行路時間矣。

「Tsit-má, tsóng-sng kàu lāk--guéh--ah. Tī tsia--ê sing-uáh beh suah--ah.」

彼改共數結清，行出超市，我發現佇轉去的路的反另有一排布篷弓佇寬闊的五跤記頂。彼條路無奇巧的園藝造景，干焦幾樣無葉仔的樹仔佇遐。無閣加看，我共面幹對轉去的路，共我十公斤左右的物件摺起來。因為我知影花園會使欣賞，人的厝煞是無應該金金共看的。共彼个距離掠予好。我干焦是一个過路人。個遐是我袂經過的所在。我身軀頂有我挂仔買著的鎖枷。阮袂有啥物交插。

原本拍算去Hollywood看人拍電影的所在，結果坐公車過去煞落毋著站，我規氣就共目標改掉，去彼站附近的景點看。坐佇公車站的椅仔頂揣所在，彼工的天氣就若平常Los Angeles的天氣仝款，涼爽、焦燥，有誠猛の日頭光，我共手機仔的光度調甲上懸才勉強看有螢幕頂的字。大路頂無啥物車，我誠恰意彼个清閒的感覺，共我對需要細膩面對的日常生活解放出來。

誠緊，我就選好我的目標矣，我去的所在叫做Tar Pit，遐有史前動物的展覽。我通常毋是對這種主題的物件誠有興趣，毋過時機是遮爾適合，我佇行去遐的路途頂感覺非常的期待，甚至會使講有因仔欲去旅行時彼種暢的感覺。會選欲去遐，除了地理的關係以外，其實猶閣有我想欲安搭我對社會議題三不五時感覺瘡斗的心的原因。

「Kuí-nā-bān nî tsíng--ê tōng-bút kah tsit-má ing-kai bē ū kuan-hē--honnh? 」我佇心內輕聲共家己講。

「對社會議題感覺瘡斗」對我來講是一個誠恐怖的宣稱，我看過袂少人用按呢的理由拒絕對現實發生的無平正出聲，共家己想法藏入去個佯出來的笑面內。有按呢的想法出現佇我的頭殼內底，我的心情誠複雜。毋過，我袂使騙我家己講，一個過一個的社會議題出現，然後無消無息就無去的狀況，袂予我感覺著痛苦。

「你欲入去會使趁這馬入去。毋過，你若共物件落去就免想欲提倒轉來矣喔。」顧點仔膠池的工作人員誠好心，佇放我入去點仔膠池的限制區的時陣，共我提醒愛共物件提予好。

親目睷看著點仔膠池內底有矮仔猛瑪象的骨頭，實在是非常趣味的代誌。矮仔猛瑪象的象牙直直閣短短，恰猛瑪象大箍閣彎曲的象牙非常的無仝。展覽內底有解說，講矮仔猛瑪象是猛瑪象洩到島嶼頂發生的族群變化，這種到島嶼頂產生的體型變化毋是孤例，是生物為著生存定定出現的機制，矮仔猛瑪象這種變細的情形個共伊叫做Insular dwarfism（島嶼矮仔化）。

共Tar Pit的點佻物件差不多覘了看了，我坐佇建築內底種滿鐵樹彼類植物的天井內底歇一時仔。共下早仔用淨水壺濾過斟起來的塑膠水罐仔提出來欲淋的時陣，我發現本來冷冷的水罐佇我的揸仔內底毋知按怎變燒矣。無想欲買飲料來淋，勉強共彼个水淋落去，我的心情雄雄變甲非常的齷齪。

臺灣東部海上溫暖的烏海水，經過太平洋北升，拄著美洲大陸的時陣帶著北方的冷度變做California海上的冷水洋流。按呢的知識我叫是講袂閣想起來矣。Santa Monica就是我稅厝的城市，伊是Los Angeles倚海的一个城市，雖然蹓佇遐兩個外月，毋過彼改煞是我頭一改去遐的海邊仔。

欲暗的時陣，提早共暗頓煮好，食飽，我才行出門。佇米國若欲食外口，是會開袂少錢的。而且我掠袂準當時愛予餐廳小費閣有個認為佻濟小費才正常，規氣就家己煮較直接。出門的時陣，Santa Monica的日頭猶閣誠光，欲暗的時間對我來講誠長，台中日頭佻時間的關係已經毋知按怎蹓佇我的頭殼內底矣。凡勢，彼个時間點應該愛講是Santa Monica的下晡才著。

Santa Monica的海岸恰我印象中的海岸誠無全，個有明顯的門口，販仔佇柴頭起的平台頂賣各種的物件，平台頂嘛有一寡遊樂施設，譬論講觀覽輪車，予我想起卡通頂有當時仔會看著的海上遊樂園。我原本有攢一寡錢欲買物件，想講好稔是迫迫，莫共家己限制傷濟。結果Santa Monica海岸的消費程度實在予我料想袂到，一罐汽水佇遐的自動販賣機就愛六箍外，大部份的物件我攞買袂落手，最後我干焦開箍半做一个紀念銅鐸爾爾。

離開有特別安排過的彼區，我行到沙埔頂。Santa Monica的沙埔頂干焦沙仔，無石頭。簡單看過海岸頂，沙埔算是清氣，看無誠濟糞埕，尤其是無斫仔的玻璃柿仔，褪赤跤佇頂面行應該是有安全的，沙埔頂的人大部份嘛攞是褪赤跤咧四界行。毋過我煞無拍算恰個全款共鞋仔褪落來，因為我干焦家己一个人，若鞋仔拍毋見，我就愛褪赤跤行去上近的鞋仔店買一雙貴參參的淺拖仔。彼个情形是我無想欲去想像的討厭，我甘願穿牢我的鞋仔。

雖然無發生鞋仔拍毋見的代誌，毋過煞有另外一件討厭的代誌發生。誠好奇海水內底有啥物趣味的物件，我看好海湧的位置，就行倚過去海水。猶未看著啥物好耍的，雄雄間，一个超過我看好的位置的海湧沖過來，我穿無方便的鞋仔袂赴行倒轉去，海水共我的鞋仔、襪仔、褲跤攞拍澹去矣。穿澹糊糊的鞋仔行路實在會使人掠狂，我趕緊揣著一位無遐濟沙仔的所在坐落來，共鞋仔、襪仔褪落來風焦。就佇彼个時陣，Santa Monica誠出名的西照日開始矣。天色漸漸仔變暗，煞毋是烏去，日頭沉落海底，佇海平線共微微仔的光線留落來，只是彼个光線無夠，猶是橙色的路燈佇遠遠的大路頂才照會出轉去的路。

後日，我就欲坐飛行機轉去臺灣矣。共溼潤的鞋仔穿倒轉去，踏佇Santa Monica海岸生疏的沙埔頂，向車站行過去。彼時，我總算開始數念臺東的風景。這逝海邊仔的旅行大概是我共這個城市告辭上好的方式。

California海上的冷水洋流恰北赤道洋流會合，走來太平洋東部變成溫暖的烏海水。遙遠的距離會當改變誠濟代誌，譬論講氣候抑是生活方式，毋過有的代誌煞是袂因為地理改變就綴咧變去的。

阮兜躑佇台中，臺東是阮媽媽的故鄉，毋過自從我高中去共阿媽相辭以後，就無閣再去過遐矣。台中厝尾頂的肉質植物佇我訪問的時陣予阮媽媽顧，我轉來的時大部分較貴氣的肉質植物攞爛去矣。臺灣的濕氣誠重，阮媽媽傷過認真共個顧，傷捷共沃水，盆仔內底燒熱閣澹濕，肉質植物的根擋袂牢，規樣就對根部爛去矣。



頂站仔，為著一寡代誌，我佢媽媽轉去臺東的山頂看。一看我才知影山頂變了誠濟去矣，放拋荒的田地有一樣大大樣的王菜闊，搭壁蓮發到無厝殼的舊羊牢頂，這寡植物佢我佇Los Angeles看著的肉質植物差不多勇。看起來臺東的山頂誠適合肉質植物的生長，甚至毋免共個顧，個嘛活了好好。

若欲講山頂上明顯的變化，應該就是本來種檳榔的所在，這馬干焦有幾樣仔囤的咖啡。進前檳榔猶閣有人會食，這馬種這咖啡，無人會欸，毋知種來創啥。聽阮媽媽講咖啡的果子小可仔甜甜，我就挽一粒較紅的咖啡果子來共試食看覓仔。洗過以後，我共果子擲入去喙內咬破。食無甜味，一个酸酸澀澀的草仔味就佇我的喙空內底散開，咖啡內底的子滑滑，共呷出來看，彼个子白白，毋過確實看會出咖啡豆的形。咖啡的果子實在毋是講誠好食，共子幌入去田地內底，我行去水道頭遐共喙內底的味洗掉。撥開水道頭，水道頭出來的水涼甲誠各樣，拄好共我喙舌的感覺鎖入去彼个低溫內底。

「Sít-tsāi tsiānn tú-hó, tsit-ê sng-sng siap-siap--ê kue-tsí, i--ê miâ kiò-tsò “ka-pi”.」洗喙舌的時陣，我發現一个誠無聊的諧音，離開山頂進前我攏咧共想。一直到離開山頂以後，山頂的代誌佇我的頭殼內底愈來愈吵，吵甲尾仔干焦賸伊。